



纺线 鲁锦织造九道主工序之一

“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织锦，是中华传统手工艺的杰出部分，在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产生新的变向，产生新的美，也不断在分解在消失。商品社会，散落在神州大地的织锦技艺、图案、工具是活在记忆里的风格流派，渐如河水不知去向。有人说，中国传统美术的主流在工艺，而工艺依赖材料、依赖手艺人、依赖民间的土壤，传统不绝如缕，却可能无以为继，所以我们去寻找，去发现那些沉默的文明，发现那籍籍无名的锦人锦事。

—— 开栏语

寻锦记 之一

独“布”鲁锦

□ 马李文博

鲁锦摸起来就像握住老人家的手，粗糙而有温度。

锦绣一般说的是丝织品，丝绸是从黄帝的妻子嫫祖发明“蚕蚕取丝”而来。鲁锦却是布。用来织布的棉花，其优良品种据说就是从美洲传来的。

“应似露台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艳，地铺白烟花簇雪。”明、亮、光、滑、贵，这几个丝织品的特点鲁锦都没有，在那个成诗的年代鲁锦甚至连花纹也没有，只有或横或竖的经纬线。纺织品的器械始祖都是《曾母投杼图》那种斜织机，鲁西南人民将葛、麻、丝的织绣工艺借用于棉纺，研究用织机绘制不同图案的织法和染植物色的过程。

所以，也曾经有人对“老土布”提出异议，认为“锦绣锦绣”必须带帛带丝才能算数。但如今，以布为锦，反而成了鲁锦的招牌。

在代代传承中，鲁锦的图案由最初的斜纹、条纹、方格纹等发展到枣花纹、狗牙纹、斗纹等八种基本几何纹样，还有水纹、芝麻花纹、鹅眼纹、猫蹄纹等等。其实都是由菱形、点状、锯齿大小套用并且紧密排列而成的。到明代鲁锦风格已经成熟，清代时，山东郟城的鲁锦作为贡品，这种土生土长的农家粗布，被锦衣玉食的统治者赏识，成为大内御用之物。今天，鲁锦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工艺品标本室里，种类达数百种之多。

鲁锦的织造原料是纯棉。在山东农村，女人结婚前要准备自己的嫁妆，无论是褥面、被面、枕头套、门帘都要自己准备，出嫁那天，母亲印染出一大块彩印花包袱布，将女儿的嫁妆包住，但



鲁锦纹样

在四个角特意露出被褥的花格。鲁锦的花格一旦与婚俗、礼俗联系起来，就被升华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这是特定现实生活情境和人的情欲生发出来的风习，一方面是出嫁家庭自己要展示嫁妆的富实，一方面女儿出嫁家家户户都要盯着花纹，那可成了半点马虎不得的事。婚后，婆婆“丢”给媳妇十斤、二十斤棉花，使媳妇可以用劳动维持生活的衣用，这叫“另开路”。所以以前在农村一些女性从出生就没离开过棉布和鲁锦，织锦的手艺往往在相亲时被认为比相貌还重要三分。织布技术成熟后，一天就能纺1斤棉线，织14尺布，可做3件男子的单裤。

济宁地区的梁山泊，有一种捕鱼的网具称“下箔”，是以网墙布疑阵，使鱼儿能进不能出，当地渔民称为“迷魂

阵”。“迷魂阵”还是一种鲁锦图案，当地妇女也认为它是“进来出不去”，这被称为“迷魂阵”的图案又叫“难死人”。女性喜欢繁复，喜欢隐瞒，看似简单的隐瞒之下是更多的繁复的枝蔓，妇女们并非闲极无聊，而是忙极无聊，就不断重复几何形，“迷魂阵”就由繁复再繁复的想法导致出来了，手工艺在这些劳动妇女的手底下并没有发展走向简约和实用。在形成了手艺复杂程度的差别后，妇女们便会挑战高难度。在变与不变的哲理中，越简单的图案越不会变化，越繁复的图案则代表着其本身已经要“改弦更张”和“岌岌可危”了。

鲁锦的制作同样非常复杂，要经过纺线、练染、布浆、挽经、做综、闯杼、掏综、织布等72道工序。手脚并用外，妇女们还唱起了解说几何图案的歌谣：

“八个盘子八个碗，满天的星星乱挤眼”，清淡明亮的蓝白二色织成了闪耀的星星，“窗户棂子挂纱灯，清起的太阳，哼黑的星”，织有黄线似光影，大红、大黄与黑交织似明灯。古代地方志记载：“妇女织布，夜纺车之声，比屋相闻。”在彼时彼地，有关纺织的歌谣恐怕也是“比屋相闻”。

“旋风子转，落子缠，经线姑娘两边站，织布就像坐花船，织出布来平展展。”这首《棉花段》唱的就是织布过程，劳动未必能充满乐趣，却能像梭子机上下翻飞一样让生活的节奏足够紧凑充实。

虽然鲁锦是块布，但却有大用处，山东梁山地区早在汉代就流传“一妇不织受之寒”的谚语。丝绸特别讲究光、忌讳暗，也就是讲究滑，但鲁锦保暖的价值和柔软的触感，使它成为有与人最亲近的关系的布。

鲁锦的井字图案有时像极了那些时髦的围巾、衣服，稍有历史的服装品牌数十年都在一些框框内做着小变化，他们效仿的对象恰是手工业的前辈们，想通过坚持不变的图案史获得赞誉，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可是比起像鲁锦这样的“老爷爷”来说，他们还都太年轻了。

“内罗城，外罗城，里头坐了个老朝廷。”这是一幅流传已久的黄蓝方格纹样，上古尧帝善理国政，百姓安居乐业，人们织出这种锦纹怀念他，图案中黄格是明亮舒坦的宫外，蓝格是安详平静的宫内。锦绣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媒介，在人群之间起到互相亲近和团结和谐的作用，物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为人们送去的不仅仅是图案的寓意，鲁锦还扮演着在人们之间创造情境的角色。

侧记

很多专业人士都看不出来这机子织的布和手织的有何区别，张承敏深知：手纺的柔软和舒服是机纺所不及的。

“这一行，我干了几十年，我能看出来有差别。但你要是洗过那么几次之后，我也看不出来了。”张承敏说，他发明这种新机器，一个目的就是模糊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差别。但一路走来，人机纺织先天质地和生产能力的差别，让张承敏总是陷入两难，总是面临要被“效率”胁迫的境地。

多年来，村里不用去外面买布，从来都是自给自足，这些织机也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大突破。

有人建议他横着织布，这样速度更快，他说：“人盖被子，都是这样竖着蹬的，一床被子用一辈儿，用个十儿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要是横着织，它就寿命短了啊，咱不能那样干。”他讲的是人和一床被子的感情，讲的是老规矩。

有人建议实验新产品、建议提价，建议把鲁锦做成礼品，他一概拒绝……所有建议他都觉得不踏实，唯一的例外是他认为手纺必然被机纺代替，结果就是发明了这种新机器：“一个人一天纺二两线，够啥用。”他的想法很简单，申请专利没有用，大家一起都参与进来有用，他要做的就是家家户户的那种普及。

“我从1985年就干这个，到现在都马上30年了，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情感的啊。这么多年做过来，有时候也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这两年市场不太好，我也很着急。现在吉祥，干这个的，就剩我们了。”

“我就想，这要是在我这一辈儿断了，那这一生不就像是梦了一场么。”一辈子是张承敏的时间单位，在他眼里，所有鲁锦面料的衣被都是家里能用一辈子的。干鲁锦干到今天，他已经把自己人生的意义和鲁锦的兴衰连起来。

(图片由济宁市非遗保护中心提供)



怀远楼内为木构架，土坯砖隔墙。第一层为厨房，第二层为谷仓，第三、四层为卧室。楼直径42米，每层34间，内通廊式。王渝摄

“活着”的福建土楼

□ 王渝

土楼，是利用未经焙烧的按一定比例的沙质黏土和黏质沙土拌和而成的泥土，以夹墙板夯筑而成墙体(少数以土坯砖砌墙)、柱梁等构架全部采用木料的楼屋，简而言之，就是以生土板筑墙作为承重系统的任何两层以上的房屋。土楼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民居形式，其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保存最完好，是福建土楼。2008年7月6日，“福建土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已被严格确认的福建土楼建筑有3000余座，主要分布在福建省龙岩永定县、福建省漳州南靖县和华安县，其中又以客家土楼为代表。客家土楼不但满足了客家人抵御野兽、强盗的需要，还体现了儒家思想下大家族共同生活的理想。土墙厚度大，隔热保温，冬暖夏凉，阴阳调和，具有防震、防火、防盗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客家人世代相传，和睦共居的大家族的独特生活方式，也成为闽南古文化流传至今的重要条件。

和贵楼坐落在南靖县梅林镇溪山村，为方形土楼，其先祖简德润从永定县培丰镇洪源村迁来。该楼建于清代雍正十年(1732)，坐西朝东，占地1547平方米，是南靖最高的土楼。和贵楼，顾名思义，是劝世人弘扬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圆土楼是永定客家土楼中最出名的一种，以2环以上的多环同心圆楼居多，圆楼外高内低，楼内有楼，环环相套。永定县现存的圆楼就有360多座。怀远楼位于福建省南靖县梅林镇坎下村东部，建于1905年至1909年，是建筑工艺最精美、保护最好的双环圆形土楼。怀远楼的名字警告诫居住在此的简氏子孙要胸怀远大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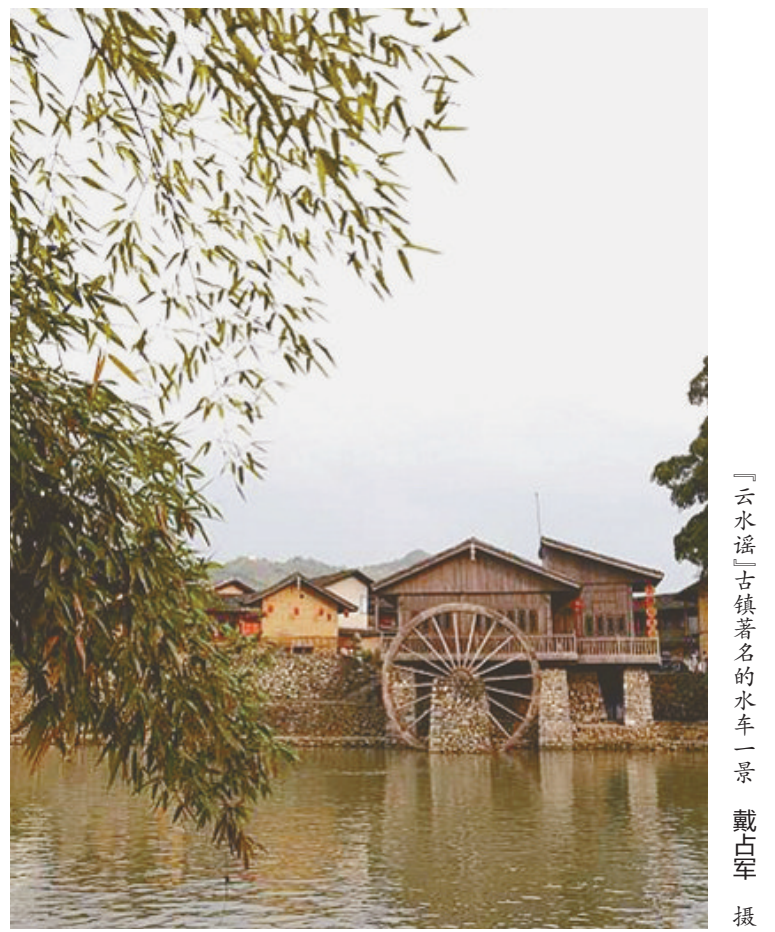
怀远楼附近的“云水谣”古镇，原名长教，以幽长古道和百年老榕闻名，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2005年底，电影《云水谣》曾经在此拍摄取景。

南靖县书洋乡田螺坑的土楼群，由方形的步云楼和圆形的文昌楼、瑞云楼、和昌楼、椭圆形文昌楼等一方一圆三圆五座土楼组合而成，俗称“四菜一汤”，气势磅礴。

客家人至今仍住在土楼中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代在变迁，随着土楼申遗成功，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土楼参观，他们也顺应潮流，开始在楼里摆摊做生意，增加收入。但是，客家人也有自己的规矩：摆摊仅限于一层，二层以上为正常生活起居场所；游人上楼要收费，但费用由每个人轮流收取；不允许外来商业公司涉足土楼的旅游开发。在土楼里，仍然可以看见晒太阳的老人，玩耍的儿童，游人的好奇眼光似乎对他们并没有造成影响。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指出，古村落的保护不能只把房屋建筑保护下来，还要留住在里面的人，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古村落保护的核心是人，是围绕着人背后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因此古村落保护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今天的人们回到古村落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重新延续文化主体的文化传统，因为传统就出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就蕴藏在村民的生活之中。

被酒吧占据的丽江古城，沦为商铺和客栈的凤凰古镇……国内有如此多的古村落，在所谓的“开发”和“保护”中赶走了村民，或是把老房子推倒重建各种“仿古新建筑”，令人叹息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而坚持在土楼里生活至今的客家人，却活生生地把闽南文化给保留下来；客家人也和土楼一起，成为“活着”的古村落，焕发出绚烂的生机。



「云水谣」古镇著名的水车一景 戴占军摄



田螺坑土楼群依山势错落布局，组合精巧，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戴占军摄

鲁人锦事

刘爱玉22岁出嫁那年，因陪嫁的织锦数量多、花色复杂、织造精细，在全村引起轰动。鲁锦做嫁妆，一直都是当地的婚俗，但像许多传统一样，历尽沧桑而不为更多的人所知。

想当年，鲁锦传承人刘爱玉是远近闻名的“巧闺女”，很多女孩跟着她学习织锦花样。她积极向别人学习，也乐意传授织造技法。很多当地流行的织锦图案都打她手上走过。

时间流转到2014年。往马扎上一坐，她所掌握的那些提花、包花、砍花、打花以及通经断纬的织法织出的花样就自然流淌出来，“重复”、“平行”、“连续”、“间隔”简直像她的乡音，无需经过思考就能条件反射。

像所有的传承人一样，刘爱玉很喜欢钻研，也希望自己的衣钵后继有人。但本地的年轻姑娘没有一个愿学鲁锦技艺的，都出去打工了。在外地打工每月工资最低两千，在这里学成卖鲁锦只有一千元，这笔账谁都会算，怨不得别人不愿意学，她自己的女儿也在外打工。

大多数传承人的手艺就是跟她们的母亲学的，母亲不教女儿不学，想收别人家闺女，难上加难。刘爱玉无奈地笑笑。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整十年，大多数人碰都没碰过织机，因为那时大家一窝蜂喜欢穿成衣。

没有了市场，便没有操起织机织布的理由。那时的妇女们也不知道老纺机一放就会放十年，鲁锦的手工生产就像是无根的飘零的花朵，飘到哪里是哪里。

直到成为“传承人”后，织锦终于又成为她的职业，在许多展会上她都参与了织锦的技艺展示，面对国内参观者和外宾，她是鲁锦的活广告。

非遗热起来之后，刘爱玉被认定为鲁锦织造工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个“身份”是“老乡”路维民帮助她申报的。

路维民是个致力于组织鲁锦艺人、扩大鲁锦市场的“有心人”。

1995年，路维民骑着自行车顶着太阳到村里挨家挨户敲门收购鲁锦面料，说是收购，在人家看来无异于想抢人家的床单，由于费时费力，当时民间织布的人已经不多，收购一条床单竟要价500元。路维民于是买了一批毛巾被，结果老乡们的确更喜欢毛巾被，才得以置换得到了些鲁锦面料。

后来，他便在郟城开了鲁锦博物馆，搜集也拯救了许多的鲁锦图案。但“抢”床单的那段经历，深深让他感到，跟刘爱玉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老乡们都开始喜欢新东西了。

鲁锦图案精致古雅，浑然姿丰，质地细密，与机器制造有巨大的不同。但民间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伏，厂家收不到真正手工织造的鲁锦，大量使用现代手段以剑杆织机生产的鲁锦，已经脱离了传统手工艺品的范畴，反过来还冲击着传统市场。

所以，倡导手工艺品对抗机织，挽救其所侵蚀的产业基础，就成了路维民的主要任务。那些40岁左右，不能出去打工的妇女成了他重点招募的对象，当时“既不耽误农活儿，每天还能有至少七八元的收入”，成了他最好的招募广告，但是妇女们还是要以农活为主，生产的情况不能完全跟上需求。

手工和织机的区别有那么大关系吗？从中国鲁锦进出口集团退下来的张承敏曾经发明了一种木制织布机，产能相当于100个老太太同时开工。